

卷八十六

宋理宗中

歷代通鑑纂要

卷八十六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六

起宋理宗端平元年
至理宗寶祐六年

端平元年

是歲
金亡

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于其宗室承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守緒及其尚書右丞完顏忽斜虎死之。承麟為亂兵所殺。金亡。

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



甲午

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攻之。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明日承麟即位。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門者棄門走。門西開。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剌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剌虎聞之。赴汝水死。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

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奠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為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于亡。

史臣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彊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効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缺望。金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爾。章宗志存潤色。誅求無藝。至於衛紹。紀綱大壞。宣宗南渡。棄厥本根。連兵宋夏。內致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為者。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矣。雖然。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福為河南道總

管。史嵩之使孟珙等分屯京西

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江海還師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以賈貴妃弟似道為籍田令。

似道。涉之子。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司倉。帝以貴妃故。累擢籍田令。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雖

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詔太常簿朱揚祖詣河南省謁八陵。

史嵩之露布至。詔遣朱揚祖、林拓、往省謁八陵。尋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脩奉。

獻金侔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侔囚獻于臨安。四月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其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

則有一日之憂。不報。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隣國方彊。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帝嘉納之。

賜黃榦、李燔、李道傳等謚。錄其子。

詔榦、燔、道傳及陳宓、樓昉、徐瑄、胡夢昱等。阮于權、姦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其賜謚復官。錄用其子。詔復故濟王竑官爵。

太常少卿徐僑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時竑妻吳氏自請為尼。特賜號慧淨法空大師。紹興府月給衣。

資緡錢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知廬州全子才會兵趨汴。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

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
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
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
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規恢進取。必
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
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
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而詔知廬州
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

趙葵帥師會全子才于汴。葵將楊誼等入洛陽。
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取泗州。由泗趨汴。以

會之。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邪。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蔡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彊弩軍萬五千繼之。徐敏子啓行。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

蒙古復引兵至洛陽城下。楊誼軍潰。趙葵全子才遂

棄汴而歸

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葵子才。輕遣偏師。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詔葵子才削一秩。餘貶秩有差。鄭清之力辭解政。不許。喬行簡上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脩戰守之備。帝嘉納之。嵩之尋免。以趙范代之。

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

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

詔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

二年。以程芾為蒙古通好使。

先是蒙古使王楸來言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江淮之間。無寧日矣。

臣等謹按宋約蒙古夾攻蔡州以滅殘金。亦庶幾春秋復讎之義。然新敵方張。不能蓄力俟時。乃貪地渝盟。輕兵啓釁。卒之恢復無成。疆土日蹙。遂使後之議者。以與徽宗約金夾攻遼。未得燕雲。而遂失中原者同科。其亦可慨也夫。

詔孟珙屯黃州

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分屯漢北樊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詔以珙為襄陽都統制。珙因入

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時暫黃州駐劄。朝辭。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珙至黃。增陴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以居之。厚加賑貸。以真德秀參知政事。陳卓同簽書樞密院事。德秀尋卒。

德秀拜參知政事。時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帝不得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逾旬而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頌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章。及歸朝。將大用。則既衰矣。然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于

後世。德秀之力為多。

以鄭清之。喬行簡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葛洪免。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

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與之力辭。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存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嘉納之。召命益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

蒙古主使其子闊端等分道入寇。

蒙古主命子闊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解及張柔等侵漢。口溫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

蒙古將口溫不花寇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于上閘而還。

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

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陞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

開幕府于江州。以吳潛為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為參議官。

蒙古闊端入沔州。殺知州事高稼。進圍青野原。利州統制曹友聞將兵救却之。

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歸之。又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闊端自鳳州入西川。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

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已而蒙古大至。沔州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呐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往救之。半夜截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僊人關。

三年。召魏了翁還。簽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

通鑑卷之六十六
十一
以建督為非。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時殿中侍御史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才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明年了翁卒。贈少師。謚文靖。

襄陽將王旻等作亂。以城降蒙古。

趙范在襄陽。以北軍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

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于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為蒙古所有。金銀鹽鈔不與焉。襄陽為之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詔削趙范三官。仍舊職任。未幾免。

下詔罪已。

時師屢為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已。泳以監察御史王萬忠

仇有大志。精於邊防。以詔意訪之。萬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為條具沿邊事宜。詠從其言。草詔上進。其略有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讎金之寢滅。而蒙古之與隣。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骸骨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蒙古陷棗陽軍德安府

初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及開端南侵。俾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至是破棗陽。忒木斛欲阮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十人。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學經。而樞亦初

得觀程朱性理之書

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喬行簡免召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

曹友聞與蒙古戰于陽平關敗績死之蒙古闊端遂入成都

曹友聞戰死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砦俱陷沒闊端次于成都四蜀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府路所屬瀘合州順慶府而已

蒙古陷文州知州事劉銳等死之

闊端兵離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鄉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汝鄉被執鬻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封陳日煚為安南王

以喬行簡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蒙古兵入淮西詔史高之趙葵陳韓分道拒之口溫不花入淮西游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

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松江陳韓過和州。為淮西聲援。

復成都

嘉熙元年。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蒙古校儒士于諸路。

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楊奐。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

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

蒙古寇安豐。知軍事杜杲力戰禦之。蒙古引還。

蒙古口溫不花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箭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斫牌。杲木攻城。杲募善射者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為二十七埧。杲分兵扼埧。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埧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粥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

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

戊戌

二年。蒙古圍廬州。杜杲敗走之。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塙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塙下煉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塙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

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以子孟珙為京湖制置使。珙復郢州荆門軍。

珙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略。發兵深入。遂復郢州荆門軍。

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

時瀟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

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為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三年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京湖軍馬。

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猶號為賢。未幾。召嵩之還。

孟珙復襄陽

珙遣兵及蒙古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卒。

與之未嘗造朝。帝虛位待之。致仕踰年而卒。與之晚出番禺。屹然有大臣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贈。

少師。封南海郡公。謚清獻。
以陳埴為國子司業。

埴。史彌遠之甥也。紹定中為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為好名。埴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還。歷官吏部侍郎。至是授司業。諸生相慶以為得師。

四年。臨安大饑。

子庚

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珙遂大興屯田。

珙條具上疏事宜。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至鎮。招集散民為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為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

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蒙古復使王檝來

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卒。遣使歸其柩于蒙古。

喬行簡罷

行簡告老。乃以少師為醴泉觀使。尋卒。

李宗勉卒

淳祐元年。詔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

丑辛

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加封敦頤汝南伯。載郟伯。顥河南伯。頤伊陽伯。蒙古主窩闊台卒。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

窩闊台立十有三年。卒年五十六。廟號太宗。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邪。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脉絕。六皇后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少蘇。后以為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脉復生。十一月疾愈。楚材以太一數推之。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為樂。出田五日。還至鉞鐵。鐸胡蘭。與都刺合蠻進酒。懽飲。極夜。

乃罷。翌日卒。初。蒙古主有旨。以孫失列門為嗣。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失列門。蒙古主第四子。曲出之子也。

蒙古使月里麻思等來。至淮上。守將囚之。

蒙古使月里麻思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降。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二年。蒙古復寇蜀。孟珙分兵禦之。

蒙古也可那顏耶律朱哥攻瀘州。孟珙下令應出
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
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
蒙古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于蘇門。

蒙古牙刺瓦赤在燕。惟事貨賂。以樞為幕長。分及
之。樞一切拒絕。因辭職去。携家往輝州之蘇門。作
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
子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
琴。若將終身。

徐榮叟罷

中書舍人李韶言道揆之地。愛善類。不勝於愛爵
祿。畏公議。不勝於畏權勢。與嵩之議不合。出知泉
州。榮叟言韶議論不阿。請留之。帝不聽。亦罷。

三年。以余玠為四川制置使。

初。玠家貧落魄。無行。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
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沂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
累擢。准東制置副使。入對。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
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
使。知重慶府。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
于府左。士之至者。玠不厭接。隨其才而任之。遂以

利閬城大獲山以護蜀口。蓬州城營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瀘州城神臂山。其他因山為壘。綦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

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

乃馬真氏稱制。奧都剌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奧都剌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預焉。

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楚材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邪。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

宋氏子貞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網人理。幾乎泯絕。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番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余玠城釣魚山。徙合州治之。

播州冉璉及弟璞俱有文武材。聞玠賢。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璉璞居數月無所言。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璉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璉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

甲辰

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四年。詔起復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太學生黃愷。伯等。上書論之。不報。

先是黃濤。劉應起。徐霖等。俱上書論嵩之姦深擅權。帝不聽。而論者益衆。及其父彌忠卒。詔嵩之起復。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為四海網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彝而已。帝不

聽。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

以劉漢弼為左司諫

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以漢弼為左司諫。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

詔史嵩之終喪

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脉。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嵩之亦自知不為衆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金淵等有罪免

上欲更新庶政。乃召王伯大。李性傳。陳韡等赴闕。於是劉漢弼及右正言鄭窳。監察御史江萬里。相繼言。簽書樞密院事金淵。諫議大夫劉晉之。兵部尚書鄭起潛。吏部侍郎濮斗南。陳一薦。起居舍人

通鑑卷之六
韓祥國子祭酒項容孫起居郎葉賁主管侍衛步軍司王德明及知州林光謙等皆附麗史嵩之為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詔淵罷政乎祠餘各貶官有差

以范鍾杜範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又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

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五年右丞相兼樞密使杜範卒

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

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既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

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常所給使之入。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奸邪未盡屏汰為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闕上書訟寃。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久開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于征輸。州縣匱于應辦。誠恐禍起蕭牆。危如朝露。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桑

榆之功。言甚切至。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

以游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六年

蒙古定宗
貴由元年

范鍾罷

鍾為相。雖無赫赫可稱。而直清守法。與游侶不協。力辭而去。

蒙古主貴由立

貴由。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由乃即位于汪吉宿滅禿里之地。朝

午丙

政猶出於后

寧武節度使漢東公子孟珙卒。以賈似道爲京湖制置使。

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尤邃於易學。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謚忠襄。

詔史嵩之致仕

嵩之服除。有嚮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瑛正言。李昉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其無父無君。乞寢宮祠。削官遠竄。詔皆落職。予祠。翰林學士李韶與從官抗疏言。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乃命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永國公致仕。詔不復用。

七年。游侶罷

以鄭清之爲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

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刹。竟夕不歸。詰

申戊

旦始還。入對力辭。不允。

八年。蒙古主貴由卒。后斡兀立海迷失稱制。

貴由年四十三歲。卒於橫相乙兒之地。廟號定宗。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抱曲出子失列門聽政。諸王大臣多不服。

酉己

九年。以鄭清之為太師左丞相。趙葵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清之辭免太師。許之。

戌庚

十年。以賈似道為兩淮制置大使。李曾伯為京湖制

置使。

似道兼知揚州。曾伯知江陵府。

趙葵罷。

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

余玠出兵至興元而還。

玠帥蜀。慷慨自許。有挈故地還天子之語。上嘉之。數年之間。建城壁。築關隘。增屯堡。邊警稍息。寢以驕恣。而鄭清之再相。因從吏其進兵。於是一意出師。雖有小捷。至興元。遇蒙古將汪德臣。鄭昂。無功而還。

亥辛

十一年

蒙古憲宗
蒙哥元年

蒙古主蒙哥立。

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木哥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列門為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失列門故在。而議欲他屬。將寘之何地邪。兀良合台等不聽。共推蒙哥即位于闊帖兀阿蘭之地。失列門及諸弟心不能平。蒙哥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

蒙古主命其弟忽必烈總治漠南。開府金蓮川。

詔凡軍民在漠南者。聽忽必烈總之。遂開府于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忽必烈遣趙壁召之。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為條三十。忽必烈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于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惟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

鄭清之卒

清之不好立異。自與史彌遠議廢立。得至宰輔。然
端平之初。召用正人。清之之力也。其再相。則年齒
衰暮。政歸妻子。間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
少

以謝方叔為左丞相。吳潛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時二揆虛席。嵩之貨遊士上書薦已。喧傳麻制已
下。衆心洶洶。及聽宣制。則方叔潛也。始帝欲相嵩
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

蒙古忽必烈置經略司于汴。分兵屯田。
忽必烈從姚樞之請。置經略司於汴。以忙哥史天

澤。楊惟中。趙壁為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
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穰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
守之。

十二年。蒙古主蒙哥徙諸王于邊。殺定宗后斡兀立
海迷失。竄失列門于沒脫赤。

蒙哥以諸王嘗欲立失列門。乃徙太宗后乞里吉
忽帖尼于擴端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于各邊。以
太宗后妃家貲分賜諸王。定宗后及失列門母。以
厭穰並賜死。禁錮失列門于沒脫赤之地。

閩浙大水

通鑑纂要卷之六
嚴衢。婺信。台。處。建。劍。邵。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恤之。徐清叟言漢關中大水。翼奉以為后親舅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畹以回天意。

蒙古分漢地封宗屬

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忽必烈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忽必烈遂請於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忽必烈遂分遣使戍興元諸州。

詔求直言

時臨安火三日乃熄。詔求直言。帝又諭輔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就早朝面奏。

寶祐元年。詔以與芮子祺為皇子。封永嘉郡王。

帝在位歲久無子。羣臣屢以為言。至是乃下詔以母弟嗣榮王與芮子攷為皇子。賜名祺。封永嘉郡王。明年進封忠王。

召余玠還。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

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

驚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夔至。玠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姓。至是求援於

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利心。帝惑之。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四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為宣諭使。資政殿學士余玠暴卒。

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自寶慶以來。蜀間未有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庶得

寅甲

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二年。召余晦還。以李曾伯為四川宣撫使。置司夔州。初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今者余玠斃。乃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收回所除內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帝乃召晦還。而以李曾伯代晦。

釋蒙古使者遣歸

殺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忠

惟忠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獄。勘官陳大方燬成其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于天。未幾。大方亦死。蒙古忽必烈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

希憲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忽必烈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忽必烈善之。目為廉孟子。忽必烈自大理還。以京兆

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為使。希憲講求民病。抑彊扶弱。境內大安。

三年。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為京兆提學。

衡。懷慶河內人。幼有異質。稍長。嗜學如饑渴。言動必揆諸義。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雨土

詔不許傳播邊事

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

宋臣迎逢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為愈也。不報。

以丁大全爲右司諫

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爲戚里婢壻。夤緣閭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于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爲三不吠犬。

罷監察御史洪天錫。謝方叔。徐清叟免。

時雨土。天錫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巨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

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寃。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脩內司止于供繕脩。比年動曰御前。姦賊之老吏。逃逋之兇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嶠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

也。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宋臣允升猶以為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於是方叔出提舉洞霄宮。

以董槐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四年。加賈似道參知政事

職任依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執政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

辰丙

陸壑代之。其見憚如此

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

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

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宮。竄太學生陳宜中等于遠州。

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嘗言于帝。有害政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將率

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衰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寢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得侍御史。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衰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

大全何怨。願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衰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湏臾出北關棄槐。詔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

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為六君子。未幾以大全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同簽書院事。時閻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監察御史朱熠乞汰冗吏。不報。

熠言境土蹙而賦歛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奉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

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用。
蒙古城開平府

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以家貧為府令史。一日棄去。隱居武安山。尋為僧於天寧寺。往來雲中。值忽必烈遣人召僧海雲。海雲邀秉忠與俱。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凡征伐謀議皆與。至是蒙古主欲建城市。脩宮室。為都會之所。忽必烈以秉忠薦。因命相宅。秉忠以

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為吉。詔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

罷知嚴州吳槃

帝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槃奏言內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劾澤。劾罷之。

五年。蒙古主蒙哥分道入寇。以其少弟阿里不哥守和林。

午戊

蒙古主怒宋囚使臣。命諸王阿里不哥居守和林。阿藍答兒輔之。自將南侵。軍號十萬。分三道而入。六年。以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

光祖為沿江制置。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至是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為參議官。程元鳳罷。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時大全謀奪相位。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遂力請罷。

蒙古主蒙哥入劔門。陷鴛頂堡諸城。

蒙古主渡江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橋。

以濟進次劔門。使其將急攻取之。進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古進攻鷲頂堡。知縣王仲降。城遂破。佐死焉。蒙古主入城。由是青居。大良。運山。石泉。龍州。守將劉淵。蒲元圭。張大悅。趙順等俱以城降。惟運山轉運使施擇善不屈死。蒙古諸王莫哥塔察兒並略地。還引兵來會。

以賈似道爲樞密使。兩淮宣撫使。蒙古將李璫陷海州。漣水軍。賈似道上書請罪。詔不問。

璫取漣海。拔四城。殺官軍幾盡。維揚大震。似道抗

章引咎。詔特與放罪。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十六



